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興縣西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三六五號

興縣二區佈置春耕

大力幫助貧苦群衆生產

變工買牛調劑畜力勞力

（興縣訊）二月一日，二區召開區村幹部勞英會議，佈置春耕。今年春耕與往年不同，由於去冬普遍進行了土地改革，大量土地分給農民，過去幾輩子沒有土地的攬工漢和外籍復員軍人，也得到土地。這些人有的過去攬工打短，有的挑担維生，還有些新立莊戶的農民，今年準備大闖生產，但他們沒有耕牛、農具、籽種、口糧擺。這次會議討論，除照往年發動羣衆合夥印牛、買牛、送獎、修水利外，並給他們以具體幫助，如白家塔外籍復員軍人楊仲堂去年分下十八垧山地，全村九條耕牛，計劃每牛給他代耕二垧。各村組織變工時應吸收復員軍人參加，並用互濟方法解決其肥料、工具、口糧等困難。胡家溝勞英胡生自己只有二十垧地，又用四十斤棉花買回一條耕牛，能耕一百二十垧地，準備幫助烈抗屬、貧苦農民耕種。另外一個問題是：農民得到土地後，出外攬工打短的人減少，耕地面積擴大，耕牛和勞動力缺乏，如千城村種地九百來垧，只有三條耕牛；高家村一百一十四戶，種地一千一百餘垧，全村只有九條能耕地的牛，最多能耕八百垧。這個困難的補救辦法，只有抓緊組織變工互助（編者按：堅決用於羣衆自願，利用羣衆習慣的舊形式，反對任何的強迫命令的形式主義），全區大量增加耕牛。根據已往經驗，耕牛買遲了羣衆吃虧或買不到，這次幹部回去，要組自發動羣衆租牛買牛，用抱牛腿辦法，自找對象，組織變工互助，補救勞力的缺乏。目前區村幹部會正在進行中，共驗優抗代耕等工作，正在討論研究。（尹恒德、楊錫進）

新解放的隰縣勞動人民

開展清算翻身運動

召開幹部積極份子會議

將普遍進行土地改革

（隰縣訊）新解放的隰縣勞動人民正展開反奸霸反貪污的群衆翻身運動。隰縣全境解放不到兩月，因領導上抓緊時機，發動羣衆解決土地問題，在晉綏工作團幫助下，年節以前已突破十幾個村子。在宋家坨羣衆向閻頑的走卒外號「催糧壯元」進行了清算，下仙村鬥倒了閻頑村長「韓老爺」，人民傾吐了多年積壓的苦水，每戶平均得了清算果實都在一斗糧以上和十餘元白洋。過去被奸霸錄在腳底的人，如今高抬起頭了。下崙村、南莊、高廟山等十餘個村莊，羣衆起來澈底廢除了「編組份地」，被閻頑劫份的土地仍歸原主，一百零五家缺地或少地的中、貧農從獻地和清算的二三七五畝土地中，平均每家分得二十三畝。村裏呈現着與過去大不相同的新景象：過去村道是人跡稀少，如今卻是常常見到一堆一夥緊擁着的人羣，談敘着在「二戰區時代」：「自己的地不能自己種，想在園子裏種點瓜豆也不由你」，「咱領了一份大家產，白白給閻錫山當了幾年長工」，「如今自己的地自己種，沒地地少的人，真正有了土地，為自己耕種，到闊的日子轉來了」。在年節，羣衆懷着解放翻身的欣喜，籌辦年貨，清潔庭院，愉快地迎接着「這個翻身年」。

（又訊）為普遍進行土地改革，隰縣正召開區村幹部與積極份子會議，檢討年節以前所進行的農民翻身運動。指出侵犯中農利益的偏向必須堅決防止與糾正。下仙村等六個村子，四十戶獻地者中有二十五戶是中農，這是工作中的大偏向，必須堅決糾正。並明確指出：解決土地問題是為了消滅封建剝削，絕不能動中農的土地。會上又通過「訴苦」「挖窮根」進行了階級教育，大家認識了地是農民的，實現「耕者有其田」才是真正的窮根老家，積極份子任玉興老漢說：「我們窮不是命窮，鐵是地主剝削窮的，我的二十畝水地就是地主利滾利謀去的，到現在向他們要是應該的。」大家紛紛吵回村清算的對象，會後幹部分頭下鄉，將在三十個行政村普遍開展土地改革工作。（解登榮、宋肇珉、金石）

一週綜合戰報

二犯魯南蔣介石面臨危機

我克文水閻錫山弱點暴露

在這一週中，魯南第二次大戰的發展，引起了國內外人士的密切注意，大批京滬新聞記者已到徐州，證明大家都了解魯南此次戰役之重要。

蔣介石在這次攻勢中，投入了二十萬兵力，幾乎把冀魯豫和蘇皖兩戰場上能抽調的部隊，大量集結到了魯南，蔣介石自己也在二日與四日先後親到徐州鄭州佈置進攻。按照蔣介石過去的歷史規律，凡是他親自出馬指揮作戰的時候，就是戰局最危急的時候，蔣介石又走到了一個新的關口。

蔣介石在魯南第一線使用了二十二個旅又六個團的兵力，以及所可能使用的空軍和特種兵，自上月二十六日開始由隴海東段北犯以來，蔣記宣傳機關自己虛張聲勢，誇說戰果，不是說陳毅部只有「投降」，就是說只有「逃竄」，這完全是黑夜走路大聲吆喊，只是為了給自己壯膽。事實上，蔣軍進郯城後，即不敢冒然前進，中央社到本月四日，也不能不承認是「相持狀態」，「難免有大抵抗」。中央社自己報導六、七兩日郯城東南方已發生激戰，大概他們已初步嘗到抵抗的味道了。南京中央廣播電台，竟厚顏無恥的造謠，說臨沂已發生巷戰，但八日合衆社卻由南京發出電訊稱：「官方消息所稱政府軍已進入臨沂正在巷戰的謠言當嫌過早。」不僅如此，魯南蔣軍的後方已經完全暴露出來了。徐州以南的廣大地區，蔣軍十分薄弱，雖挖肉補瘡，從大名一帶調回第五軍和七十五師，吹噓多時的大名勝利，然而劉伯承將軍麾下大軍，卻橫跨隴海，使第五軍等進退不得。並遣師南下豫東皖北，自上月三十日迄本月二日，連續收復柘城、太康、杞縣、鹿邑、亳縣五城，僅鹿邑亳縣兩戰戰果，即消滅蔣軍六千人，使中央社不能不驚呼「劉伯承部正向東移動」。王耀武指揮下的蔣軍十二軍留守義部，於五日侵佔萊蕪城，企圖策應魯南，但他對於膠濟路沿線的新四軍會對他如此安排，大概不會比陳誠更少考慮吧？

使蔣介石另一吃驚的戰場在晉中，八路軍於二日收復太原西南七十餘公里之文水城後，閻錫山弱點全露，蔣介石乘機欲併吞閻錫山，太原已盛傳蔣介石要閻錫山調到南京另就「新職」了。

一週來情況顯示，平津交通蔣軍也不易維持了，八路軍繼上月二十九日一度攻克北平東南百餘里北寧路上之安定車站及魏善莊站之後，復於本月五日一度攻入天津北四十里之盧台車站，解放安定東南之萬莊車站。平津交通是蔣介石華北內戰運輸的動脈，內戰如果繼續下去，北平天津間軍事運輸將來往不便。

冀東民主聯軍自五日迄八日四天內，粉碎了蔣軍對安東省臨近地區的第二次進攻，蔣軍五十二軍一九五師損失過半，被殲二千餘人，而新六軍二二七師亦被殲一個團。

八路軍這一週收復大名、內黃、太康、杞縣、鹿邑、柘城、亳縣、文水八城，但這一週還只是「小接觸」。（二日至八日）

某地五百餘「解放戰士」

號召蔣軍士兵放下武器

（新華社呂梁十日電）某解放大隊五百餘解放戰士，於歡度春節之際，除函前方八路軍表示謝意外，更致函在蔣管區戰友，揭露蔣介石欺騙人民之無恥宣傳，並號召蔣軍士兵堅決覺悟，投向人民軍隊來。茲節錄其原函如下：『我們自從八路軍解放之後，完全證明我們從前所聽說的要活埋，「倒栽葱」、「坐飛機」等都是中央軍的欺騙宣傳，現在我們不但沒死一個，而且八路軍還給我們發鞋、發襪、發被子，我們在解放區，不管走到那兒，都有許多老百姓歡迎我們，並慰問我們許多東西，這是我們過去從來沒有想到也沒有見到過的。』又稱：『八路軍的官長對我們像自己的親兄弟一樣看待，住在一塊，吃一個鍋裏的飯，夜晚怕我們凍着還給我們蓋被子，他們都是和和氣氣的和我們說笑，沒有一點兒架子，我們亦可以隨便說話和提意見。回想起過去在中央軍裏，當官的一說話就瞪眼，輕的罵，重的打，有的弟兄還被活埋，那種牛馬不如的生活，要和這裏一比，我們不由得就想痛哭』。該函末稱：『這兒的老百姓都是有吃有喝的，比蔣介石管轄的地方好得多，我們希望全中國都變成解放區就好了。更熱烈的希望今天還在中央軍受壓迫受欺騙的弟兄們，早點放下你們的武器吧！快快到八路軍這邊來，為老百姓作點好事！再不要過那不像人的生活了』。該函末署他們原在蔣軍部隊之番號：第一軍第一旅、第一六七旅、第十六旅、第四十七旅、第卅七旅等五百餘士兵的簽名。（癸左）

六分區各地閻軍家屬

掀起索夫喚子運動

已有五百餘人返回忻、崞解放區

看到家裏分到地相偕參加八路軍

（新華社晉綏十一日電）春節前後至元宵節，六分區各地閻軍家屬掀起「索夫喚子」運動，收效很大。據不完全統計：自忻縣等城一帶之閻頑軍三九、四零等師殘部，回到忻、崞解放區的即有排長以下五百四十九名，內十七名並攜帶武器以及彈藥。忻縣某村一個婦人說雖火坑的決心，忻城閻頑已禁止士兵接見親屬，也阻不住閻軍家屬要親人的家屬，在年關中四次到忻城外大營盤索夫喚子，都被打出來，第五次終於闖了進去，她們說：「你出來看看媽呀！」被關着的閻軍士兵，扯開窗紙看到家屬頭破血流搶天呼地的情景，不禁涕淚交流，咒罵着：「當了閻錫山的兵把親人也絕了！」感到給閻頑當兵是「跟上土匪」，紛紛逃跑。他們說當閻軍就變成了土匪。逃回家的閻軍士兵，看到解放區政府給土地，自己又受到政府和羣衆親切慰問和幫助，非常受感動。忻縣某某兩地十個帶武器回來的士兵，相偕參加了八路軍。（江濤、生本）

臨縣村長高永貫的經驗
笨機適合中貧農紡織

（本報訊）據臨縣侯家岔村長高永貴同志談，他自己幾年來發展紡織的經驗證明，笨機是中貧農最喜歡的。四四年底臨縣擴幹會決定，發展快機不發展笨機，但高永貴同志根據實際情況，覺得快機固然好，可是一般貧苦羣衆卻使用不起，笨機產量雖較小，卻有它的便利條件：一、快機織一機布，至少得六七斤綫子，笨機有三二斤就行，周轉靈活；二、快機價錢大，一架值萬幾，笨機價錢小，一架頂多兩千（都是四四年當地市價）。三、笨機容易學，快機得學一個月，笨機有十來天就能學會；四、笨機佔地方小，小人家在炕上就能織。根據這幾個條件，資本小的中貧農人家，都願意學笨機。因此，他們決定快機笨機一齊發展，願學甚學甚。第一期訓練班在合作社學快機，各自然村有三架笨機，同時在往出教人。幾年來快機由六架發展到三十七架，擴大了六倍；笨機由兩架發展到八十架，擴大四十倍。這個六與四十的比例，證明强調發展笨機，是幫助中貧農（特別是貧農）解決穿衣問題最切實際的步驟。這村現有四百七十多戶人家，平均起來做到穿衣自給，但因發展不平衡，有些貧苦人家仍然得買布穿，還須從發展笨機中來得解決。（張友）

偏關第一期土地改革中
貫徹階級教育的村莊 群衆團結加强積極生產
幹部包辦的羣衆未發動起來果實分配不公

（一分區訊）偏關第一期土地改革中，幹部政策思想明確、認眞提高羣衆階級覺悟的村莊，得地農民團結加强，積極生產參軍保家；反之，幹部强迫命令、固守減租時的老套，雖分配了土地，但羣衆並未發動起來。如南堡子、七家坪、劉家咀等村，經「吐苦水」「挖窮根」「貧雇中農一家人」的階級教育，農民認識了土地應歸自己所有，羣起與地主鬥爭，經清算獲得足夠耕種的土地後，羣衆更加團結了；以前該村農會會員都是貧農，村長是中農，公糧工作都不讓參加，經教育後，中農陳大漢愉快的說：「咱們是一家人了。」要將自己的幾石餘糧借給貧農，解決春耕困難。緊上村羣衆分得土地後，全村掀起了紡織熱潮，家家修買紡車，全村籌備購買織布機。生產情緒空前提高了。劉家咀河西難民任六，幾年來靠政府羣衆幫助，娶下老婆，買下牛，置家，又分得土地十五垧，憶起在「蔣管區」所受痛苦生活時，他說：蔣介石死要進攻咱，解放區不叫咱過好光景，叫他來吧，我拿鐝頭也要敲死他幾個！」白草坪劉三老漢得到土地後，即勸說兒子參軍，保衛分下的土地。另一些村的卻與此相反，有的又侵犯了中農利益，如龍家溝中農王海蘭，原是長工出身，也被清算了，而個富農何巴金反而分得土地八垧，未經改造的二流子王雙虎王六等也分得土地四十餘垧，糧食十大石，引起全村人的不滿。二區幹部李錦亮在寨白村海子溝，強行土地改革，强迫命令，四天功夫即拉開鬥爭，用抓紙彈彈的方法，分配土地，事後村長去督該村得地羣衆寫新約，有些羣衆連給他分到的土地有多少和在那裏，都不知道。邊緣區某村，仍在給減租回贖，地權未有無代價轉移到無地與少地的貧苦農民手中。上述問題經檢討後正在複查糾正中。（王克）

河曲公私商店人員
座談拒買美貨

（河曲訊）此間接獲行署禁止美貨入口緊急指示後，稅局和貿易局即召開公私商店人員座談會，會間大家一致認識了不禁止美貨入口，將嚴重打擊土產品的發展，人民生活將蒙受重大損害；因此都自動提出拒買美貨，並幫助政府緝私。當場同興公主富仲將店裏存下的美貨，當衆提出請求處理。會後將禁令張貼巡鎮大街，已有部份商人將儲存的美貨洋布照原價賣給貿易局。（段振聲）

偏關決定
進行全縣土地複查
提高群衆覺悟消滅明分暗不分

（偏關訊）此間第一期土地改革工作，全縣二千一百零一戶貧苦農民，已獲得八萬四千多畝土地、一千多間房窰和大批糧食農具，打下了今後翻身發財的基礎。運動中提高了農民的覺悟，很多青年自動參軍參戰，民兵和農會會員也有大量發展；但是從思想上發動羣衆還不夠，幹部對「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尚欠明確，幹部自私尚未杜絕，影響果實分配不公。爲了澈底發動羣衆，完成土地改革，決定全縣進行土地複查，配合訴苦運動以提高農民思想覺悟，消滅明分暗不分、明算暗不算、明獻暗不獻的現象，同時最後確定地權、地界，追老約立新約。爲保證這一任務的勝利完成，各村均已民主產生土地複查委員會與複查小組，統一領導全村複查工作，並配合春耕動員，爲今年大生產運動進行具體準備工作。（王維訓）

汾陽員莊姚老太太
親熱照護傷員

（汾陽訊）一月廿八日六十五個傷員路經員莊村，所有的婦女，都[illegible]殷勤熱情的護侍傷員。溫永旺的老婆姚老太太拿着小羹匙，給一個重傷員喂水吃飯；另一個重傷員抬到她家裏休息，一時要小便，因尿盆不在手頭，[illegible]伯老百姓負担重了，你想自己的兒女也不過如此。」（新子貞、馬裕才）

李家畔的土地問題是怎樣解決的？

沙林　杜埃池

興縣六區風巷行政村的李家畔，是黃河東岸的偏僻村子。全村共有土地七百一十九垧半，農民自耕地二百八十九垧，其餘四百二十垧半是河西劉汝正、劉三興、劉廷孝、劉朋年四家的，其中破落商人劉朋年佔地四十幾垧，三家劉姓地主（河西分散他的土地時，已給留下七地）的土地三百七十餘垧，佔全村土地百分之五十二。全村二十二戶，靠租地生活的計有十六戶。在行政村討論土地問題時，幹部一致認爲還是風巷行政村的一個窮白村子。

該村二十二戶中，有十六戶移民，大部是神府來的，計抗戰以後移來的八戶，四〇年以後移來的八戶，其餘六家老戶，有兩戶是舊富農，三戶是新翻身的中農，一戶是舊中農。四〇年至四三年，實行了二五減租，四三年以後不交租，只代地主出些公糧。十六戶移民中，在新政權幫助下，已有六戶上升爲個中農。農民對地主的仇恨，主要的表現在地租剝削，至於地主如何在該村霸佔土地，大部份農民認識不很清楚。工作團和區幹部了解以上情況後，即抓緊發動羣衆討論地租剝削的具體材料，再進一步使羣衆認識到「耕者有其田」的意義。

作個別醞釀、農會討論中，發現羣衆要地情緒雖高，但個別羣衆有怕分了地不如原來租種地多的心理，因之確定村民會上討論「要地還由」及「得到地權有甚好處」兩個問題。羣衆回憶起：租種地主一垧地要出三四斗租子，好年景一垧地的產量也不過五六斗，額外剝削是很多的，如收租用大斗，斗上戴帽子，甚租費要蓋，要細糧不要粗糧，還要篩子篩，簸箕簸，好年景每斗另加三升租，給不起租子要東西頂，欠下租子要加利……羣衆根據事實得出結論是：農民是地主剝削窮的，地主是吃農民血汗起家的。交給地主的租子，足夠買下現在租種的地，大家認識到地主的土地，原來就是農民的。李東來老漢開始發言時認爲地主「命好」「有福」才能置地，經過大家研究，也修改了自己的意見。

當主席提出得到地權有甚好處時，大家又吵開了，民兵小隊長賀兆鶴說：「地權是刀把子，不分地，刀把子在地主手裏，咱會受人的氣，只有拿到刀把子，才能[illegible]」民賀滿德說：「不分地，地權是地主的，地主要地，閻王要命，由不得咱們，要翻身，就得分地。」分地辦法羣衆意見是：要照顧原來租種的地，不打亂分，抽地要照顧勞力强的，要公道，要大家討論決定。經過一天的熱烈討論，羣衆體會了「耕者有其田」的意義，消除了原來的顧慮。

接着又研究了誰該分地的問題，羣衆認爲抗屬、沒地戶缺地戶該分地，要優待抗屬。在逐戶討論中，兩家富裕中農，兩家富農，一家河西有窮有地的二流子劉得仁，一家河西有地的逃亡地主李春芝（又是地主劉汝正的女婿），一共六家不分地，另一家二流子[illegible]，爲了教育他，三年不給地權，[illegible]勞動表現好，再給地權。其餘十五家[illegible]羣衆選了個評地委員會，[illegible]研究將應分的好賴地，折成[illegible]羣衆討論分配。

全村應分地共三百七十六垧，折中地二百九十九垧半，按照分地四十八口計算，每人平均可得中地六垧半至七垧。[illegible]

偏四區群衆
給烈抗屬分好地
幫助解決生產困難

（偏關訊）四區優抗工作隨着土地改革已日漸加强。羣衆通過訴苦運動，自覺的將好地分給烈抗屬，全區一百零六戶貧苦抗屬，已獲得一千一百六十垧好地。區村幹部下鄉也經常去抗屬家裏問長問短；冬天的柴炭困難，都切實給予解決；行署發放的布花，抗屬也獲得優先權。烈抗屬在政府和羣衆幫助下深受感動，馬家山陳紅旺將離隊的兒子尋找回來，勸其歸隊。楊家營劉四回來探家，老婆就催他早日回隊，她說：「羣衆幫助咱家很好，你到隊上好好工作，才能對得起大家。」曲家灣抗屬紛紛給兒子寫信，告給家中的好光景。爲了更好的幫助抗屬解決春耕困難，各村已成立優抗委員會與優抗小組。（張喆、劉德貴）

抗屬陳紅旺
勸兒歸隊

應大力注意扶助抗屬生產

王鵠

靜樂縣對優抗工作已普遍的注意，但在優抗工作中，有的還只是消極的注意到解決日常生活困難，而沒有同時注意到積極扶助抗屬發展生產。有兩個事實：一個抗屬是經過政府的幫助翻了身，一個是政府幫助了還是隔不好。就像一區塔坪抗屬趙錫孩，政府前後給解決了土地二十一垧，救濟糧四石二斗，[illegible]很中，以後經過村幹部的教育，[illegible]生產，[illegible]才把生產搞起來，[illegible]從五寨回來，[illegible]走的時候，[illegible]死了，[illegible]有[illegible]幫助羣衆，[illegible]腿子溝的抗屬趙丑子[illegible]是自己不顧勞動，[illegible]石糧食也出去了，[illegible]把地租出去，[illegible]六個羊也殺的吃了，[illegible]旅×團作司號員），[illegible]的腿，讓兒子不要去了。[illegible]決的表示：[illegible]的教育，指出趙丑子[illegible]，感動的趙丑子說：[illegible]也對不起自己的好兒子！」

上海發生大血案！

國特兇毆愛國集會羣衆

（新華社延安十日電）上海發生國民黨特務反對愛國集會大血案。據美聯社、中央社上海九日電中消息：九日上午，由滬市各百貨公司職員組織旨在「拯救中國工業於破產」之「愛用國貨抵制美貨委員會」，於南京路中華勞工銀行大樓，召開羣衆性集會，民主領袖郭沫若、馬敘倫、馬寅初、鄧初民、羅隆基等氏均出席。會議進行中，國民黨當局指派混入會場之特務，突起叫喚搗亂，並以木棍石塊兇毆與會羣衆，當場即有羣衆多人受傷，其中重傷者即達十二人，內永安公司西鞋部職員梁仁達因傷重，不治身死。滬警局黃浦分局待特務暴行完畢，始姍姍趕來「彈壓」，反將被毆羣衆悉數帶局訊辦，聲稱將解送法院，「以妨害秩序罪辦理」。事後，國民黨當局並效較場口故技，經由中央社將此次暴行描寫爲「羣衆互相毆鬥」。滬各界民主人士現已向國民黨當局提出嚴重抗議，郭沫若、沈鈞儒、馬寅初、胡子嬰諸氏並親赴警局，慰問受傷者。

蔣管區物價飛漲

太原小麥已上漲百分之八十

（新華社延安十日電）據路透社、合衆社消息：蔣政府於五日夜宣佈，除機器、米、麵、棉、煤、肥料外，對一切進口貨均課以百分之五十的附加稅，致上海物價次日即普遍上漲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商界透露，零售商且擬提價百分之五十。據稱，商人此時均爭相買進，拒絕大部售出。又據各報消息，自蔣政府一月十六日宣佈發行新關券後，蔣區各地物價不斷上漲，截至一月三十一日半個月中，上海平津糧食布疋均漲價百分之十以上。入二月後，更飛漲不已，據中央社訊，太原截至本月五日，物價之跳躍極爲驚人，計小麥每斗漲達二萬五千，上昇百分之八十，大米每斗漲達三萬五，上昇百分之七十五。長春自上月十日至本月二日，麵粉發價（法幣）漲達八萬四千五，上昇百分之四十四，煤每噸由十八萬漲達二十六萬，上昇約百分之四十三，即一斤煤約值（法幣）一百三十元，甚至雞蛋也賣到三百三十八元（法幣）一個。

鹿邑、亳縣、臨江三役

我殲滅蔣軍八千五百

（新華社冀魯豫前綫十日電）本月一二日收復鹿邑解放亳縣的兩次戰鬥，豫皖蘇八路軍計殲滅蔣軍及蔣記國防部第三縱隊、保安隊等六千人。其戰果如次：解放亳縣之戰殲滅蔣軍七十五師十六旅兩個團及一個砲兵營，計三千人，該敵原駐商邱，三日由蔣整二十七軍軍長王敬久急調增援亳縣，由六十旅旅長陳志達率領，進至亳縣城西北五里之丁大莊一帶時，即爲預伏之八路軍包圍，當晚即殲其一部。四日，蔣軍以大批飛機掩護，該敵突圍，但除陳志達率少數隨從逃竄外，餘全部殲滅。收復鹿邑之戰，消滅蔣國防部第三縱隊一個營，三十五師兩個連，河南保安團鹿邑保安隊等共三千人，其中除斃傷百餘人外，鹿邑保安隊長以下二千八百九十餘人被俘。

（新華社東北十日電）民主聯軍遼東軍區頃公佈五日至八日四天內粉碎蔣軍兩次進攻安東省臨江地區戰果爲：是役，殲敵二千五百餘人。斃傷五十二軍一九五師五八四團團長閻耆福以下八百人，生俘該師五八五團團長以下一千五百五十八人（內有新六軍新二十二師官兵五十八人）。另在柳河以南之三源浦，殲滅新六軍二零七師之第三團（缺一個營），總獲美式重砲三門、小砲十五門、機槍三十五挺、滿載軍火之大車一百輛。

冀魯豫湖西游擊隊

三戰三捷殲敵七百

熱東遼西我軍屢予蔣軍打擊

（新華社晉冀魯豫十日電）遲到消息：十二月二十三、四兩日內，冀魯豫湖西（獨山湖以西）游擊隊三戰三捷，殲敵七百，繳迫擊砲六門、輕重機槍二十四挺，步槍二十餘枝。二十三日，城武縣僞區隊八十餘人向中興集一帶搶糧，被當地游擊隊二十分鐘完全消滅。二十四日，游擊隊又在[illegible]大刀隊[illegible]襲擊蔣記豐縣保安團，斃傷敵百二十餘人，生俘四百餘人。同日，游擊隊奇襲駐井莊之單縣僞區隊，斃傷七十餘人，生俘十一人。

（新華社冀熱遼十日電）堅持熱東遼西邊境游擊戰爭之八路軍地方武裝，深入蔣佔區後方，屢予蔣軍及匪團以打擊。某部於一月十四日進擊乃林、勇身、楊同子溝（朝陽北）等地之匪部，一槍未發，俘匪二十七名。十九日，襲擊朝（陽）葉（柏壽）間之平房車站，獲勝。二十五日晨四時，活躍於北寧前綫之八路軍某部，奔襲邦寬蔣記警察大隊，激戰一小時半，殲敵八十名，該部僅傷三人。同日五時，八路軍進擊明水前門（陽榆東北）車站之黃家屯蔣記交通警察兩個中隊，殲敵營長郭寶平以下四十四人，[illegible]據一月十四日至二十五日不完全統計，各地共消滅蔣軍營長以下二百零八名（內俘九十六名），繳長短槍一百一十六支。

蔣運鹽供日

蔣政府不顧國內輿論激烈反對，仍確定我國食鹽大量運日，其數目異常驚人，據一月卅日天津大公報載南京專電稱：今年我國鹽產七千萬担中，將有二千萬担運日，供其工業需要。

江南人民望眼欲穿

盼望粟司令去救他們

（新華社華中十日電）據剛從江南丹陽縣姚家橋逃來東台解放區之傳世德談：江南人民至今猶念念不忘粟（裕）司令。前年，當粟師長（當時粟裕爲新四軍第一師師長）奉命率部北撤時，老百姓個個流淚挽留。後來「中央」軍來到，每村抽十個壯丁，每保收四枝槍捐，每月每畝田要捐五斤大米，傳說：「我一家五口，種七畝田，原是富足有餘的，可是被捐稅苦得不能過日子了。」江南人民常把粟師長在那裏時與「中央」軍到後的生活作比較：新四軍在這裏時，鄉村長非常規矩，從來沒有敲詐貪污，老百姓只要繳很少的公糧；「中央」軍眞是「遭殃」軍，這樣捐，那樣稅，流氓漢奸當了鄉保長，青年被抓光了。他們都說：「粟師長快來救救我們吧，我們眼睛都要望穿了。」現傳世德已將家屬搬來解放區，民主政府備加撫慰，並幫助其安家生產。按粟裕司令會在江南領導新四軍與人民一同浴血抗戰，勝利後，因遵守雙十協定，爭取全國和平民主的實現，乃忍痛北撤。

延安總部公佈

七個月被殲蔣軍番號

（新華社延安九日電）延安總部頃公佈人民解放軍自去年七月迄今年一月底七個月愛國自衛戰爭中，共殲滅進犯蔣軍五十六個旅之番號如下（凡有重複番號者，係全部被殲後又補充起來而復遭部份殲滅者）：

（1）第一期（去年七月至十月）營以上被殲者，合計三十二個旅，計：

（甲）旅以上就殲者爲：整一師之第一旅，整三師之第三及第二十兩個旅，整二十七師之第三十一旅，整四十一師之第一二二旅，整四十九師之第二十六、第七十九及第一零五等三個旅，整二十一師之新七旅，整八十三師之第十九旅，整六十五師之第一八七旅，整六十九師之第九十二及第九十九兩個旅，九十六軍之暫十二師，暫三軍之暫十七師，以及四十三軍之暫三十九師。

（乙）團以上就殲者，計：（一）每旅被殲各兩個團者爲：第一八一、第四十七、第一七二、第一九二、第五十一、第五十七七個旅。（二）每師各殲兩團者爲：第一九八、第一零九、第一二一、第六十九四個師。（三）每師被殲一個團又一個營者爲：第三十六師及四十三師。（四）每旅中被殲各一個團者爲：第七十四、第二十九、第十一、第十七、第一六七、第九十、第一零八、第五十八、第一五一、第一三三十個旅。（五）每師被殲一團者爲：第四十五、第八、第二零七、暫十八、暫三十八、暫四十四、榮譽一師、新一師八個師。

（丙）營以上就殲者計：（一）每師或每旅各被殲兩個營者爲：新三十六、第二十一、暫十一、暫四十、第十四五個師及新十一旅。（二）每師或每旅被殲一個營者爲：暫二十二、第九十六、第一一二、第一四三、第八十七、第五十、第六十八、第七十二八個師及第七十八旅。

（2）第二期（去年十一月自今年一月）營以上被殲者，合計二十四個旅，計：

（甲）旅以上就殲者爲：整四十一師之第一零四旅，整六十八師之第一一九旅，整三十師之第六十七旅，整六十師之第六十旅，整二十六師之第四十一、四十四及一六九共三個旅，整五十七師之預三[illegible]

（乙）團以上就殲者計：（一）[illegible]團者爲：第一二五、第一七一[illegible]（二）每旅殲一個團及兩個營[illegible]一三零旅。（三）每師被殲[illegible]四十五師。（四）每師或每旅[illegible]十五、第八十、第十九、第三十一、新二十一與新十九、第十、新三十八、第四十六、第[illegible]第五團全部。

（丙）營以上殲者計：（一）[illegible]一個營者爲：第一五四、第一六一、第七十四、第一四三、第一九五師及第三十二兩個師（二）[illegible]營者爲：第五十二、第一、第一零一、第一一六、第八十八、第[illegible]個師，砲兵第四團之一個營，[illegible]兵營全部。

美經濟危機前提成熟

——蘇消息報論文指出——

（新華社延安九日電）塔斯社六日訊：許多事實，表明新的經濟危機的前提已在美國成熟了。這是蘇聯畢斯特洛夫教授在消息報上所撰之論文中的警語，該文題爲「日益迫近的美國經濟危機之徵象」。作者稱：美國在戰時所達到的高度經濟發展，不可能在戰後持續下去。目前美國工業生產，雖還是大大超過戰前水平，但因戰爭所引起的對民用品的大量需要將繼續逐月下降，國外對糧食及物資的需要亦將減低，經濟之發展，勢將繼之以資本主義常規的週期恐慌。許多事實，表示新的經濟危機的前提已在美國成熟了。作者繼稱：美國在去年取消物價管制之後，一般批發價格上漲百分之二十三，糧食價格上漲百分之四十。物價的上漲，減低了勞動人民的購買力，他們的小量戰時積蓄，全部被吞食去了。另一方面，獨佔資本則大量囤積貨品，以求賺取額外利潤，據勞工部統計，今年年初，美國各倉庫的存款價值三百四十億元。據美國經濟學家們估計，如果要保持目前物價，不說銷完這些存貨及現有生產品，都未美國消費大家必須增加其支出百分之二十五，但是勞動人民由於實際標準的工資的降低，及戰時儲蓄的耗盡，他們的購買力將日益降低。在資本主義社會裏，股票和證券價格是經濟氣候最敏感的氣壓表，股票價格的下跌，經常就說明着危機迫近的徵候。作者結語稱：美國經濟學家們與專界，已掩蓋不了他們對日益迫近的「工業活動中轉換點」的恐懼了，許多美國經濟學家稱：這一轉變將在「一九四七年末期」發生。

蔣政府徵實虐政人人反對

連蘇、鄂御用省參會也要求停止

（新華社延安十日電）據蔣區報紙及通訊社消息：蔣政府徵實徵借時限一再展延，始終未能達成預定數字。宋子文原限去年十二月底各省「掃數繳解」，屆期只收百分之廿八，後再限今年一月底「掃解」，至一月中旬，徵實部份只收到百分之四十，折價部份則只獲百分之零一。至一月份已滿，再度超過時限後，中央社於本月六日電稱：「列爲全國（蔣區）徵實成績第一的四川，亦只收達八成。但中央社此數字之可靠性，實際尚大成疑問。蔣政府之徵實暴政，甚至蘇、鄂兩省御用省參會，近亦表示反對，江蘇省參會駐會委員會上月四日即決議，要求蔣中央自本年起停止徵實徵借。本月一日第二次省參會開幕後，亦以此爲主要議題，若干參議員均謂：「病民不利，國之虐政」。湖北較有聲望之省參議員亦一致主張本年停止徵實，一律免徵「一成」。餘飯錯，大家活不

熱河廣大農村仍在我軍手中

（新華社延安九日電）本月三十一日天津益世報承德通訊稱：熱河軍事情況：蔣軍佔領的只是路和縣城，廣大農村仍在中共軍手中。該通訊稱：國民黨的省府的力量施展不開，主席劉多荃曾跑到南京一趟，公佈了一個所謂建設「新熱河」的三年計劃，加緊擴充訓練縣保安團隊，但依然無能爲力。

劉胡蘭烈士史略

被閻軍殘殺之女共產黨員——劉胡蘭出身於清貧的中農家庭，父親一生勤勞，抗日初期即積極擁護八路軍，幫助抗日工作；[illegible]是繼母，母女關係極好，高小畢業，一九四[illegible]年即任汾河畔雲周西村婦救會的宣傳委員，對胡蘭子教育頗勤。日寇投降後，少年的胡蘭子即自動參加縣婦女工作訓練班，二十天內認下二百多字，懂得許多革命道理；受訓完回村，幾天內團結了十數個婦女，建立起紡織小組，自己卻又努力學習織布，還給十幾個婦女調解過生活、家庭等問題。去年中秋節慰問擁軍，在婦女中動員了四十多斤月餅、和成車瓜菜，並精製士鞋和衣物。個別婦女軍鞋做的不結實，她就不客氣的提出批評。村內長輩們都誇獎說：「胡蘭子是個聰明有心的好女子。」劉胡蘭烈士只十幾歲，身材、容貌和他那穩重的意思的態度，卻像二十來歲。因爲工作好，得到羣衆擁護，前年六月就已加入中國共產黨爲候補黨員，去年八月即被全村婦女選爲婦救秘書，不久又調到區上任婦救會幹事。由於特務的告密，十二月十二日敵人大舉襲擊雲周西村，開羣衆大會，提出七個人來，準備殺六個，讓胡蘭子陪斬，以達威脅的目的；當英勇的死難者一一被鍘刀鍘死後，劉胡蘭把她手帶的戒指等物遞給母親，準備赴義，敵人問：「你是不是婦救秘書，領導人還有誰？」回答：「是，就我一個。」又問：「是共產黨黨員了？」回答：「是」，並響亮的說：「要殺就殺，問這些幹什麼？」敵人吼：「過來」！她便雙手把頭髮挽短，衣領捲起，從容躺到鍘刀上。當場全村父老，都流下了悲憤的眼淚。（參）

從苦難中爬起來的金生富

江濤

寧區三區王硯莊的金生富，原是河曲閣縣村人。被地主剝削得四[illegible]子都過着悽慘的日子，如今在新政權的扶持下，總算得了土地翻了身。

（一）十五歲就給地主攬工

十五歲的時候，金生富就替地主攬工了，天還沒亮，地主還在熱炕溫被裏做夢時，他就趕上毛驢送糞去了。因爲毛驢背高，自己長得矮小，每次倒糞都要爬上去才能倒，掌櫃的看不順眼，就一面揍，一面罵：「你吃乾頂個牛，做乾頂不上個驢！」可憐生富每天吃的都是別人剩下的冷飯和冷菜。因爲送糞子大，裝的糞又多，每次都將他小腰子壓疼了，他疼得跌倒在地邊，偷偷地哭了。地主聽到又罵他：「沒那金剛鑽，還攬這人家的磁家活！」沒奈何，只好擦乾眼淚再幹。

冬天，地主家都已穿上皮襖，但他穿的卻還是麻袋片片，每天凍得下窯去炭，稍少了，稍遲了，又得挨打挨罵。

（二）處處受地主的氣

第二年生富又給本村本戶的地主常攬工。他想：給本家自己人做工，該要好一些吧！哪曉得天下受苦人到處是一樣，受人欺負，十六歲的孩子，就被雇上耕地，因爲人小掌不住大犁，沒走三回就累得遍身汗淋，喘不過氣，地主毫不心疼，破口大罵：「笨！你狗日的挖不盡了這個地也耕不上，白叫你穿了一身人皮！」

夏天，壟裏的苗長的比人還高，鋤草比別人還費勁，鋤得滿頭是汗，他略直一直腰，擦一擦汗，常横的就用木棍戳他的腳，還罵他：「吃上尿啦，這麽懶！」因爲力氣小，手小，鋤得比人少，別人休息時，他還在鋤，每次都要日偏了西才能回去吃飯。

秋天倒糞，河裏已結了冰，別人都不肯下河，地主便說他年青火力大，要他脫了褲子下河拉牛，他凍得兩腿直發抖，人家都替他拉得傻，生富兩眼子眼淚就只有向肚子裏流，有苦也無法訴。大寒期，別人睡的是棉被，他卻在野地裏搭上草棚睡覺，蓋的是草頂，鋪的是地，夠一時又得起來生火燒水。

七月做掌櫃的答應給工人一頓羊肉湯和[illegible]擔。生富因爲在二十里外的地裏看莊稼，回來時已過了午晌，菜裏的肉早就光了，剩下幾塊骨頭，甜盛菜也已有了臭味。他低低地說了一聲：「臭了哩！」不料掌櫃的耳朵尖，於是大發雷霆，指手劃腳地說：「你倒吃得肚皮發白咧，你家要能吃上這，也不叫你出來了。」接着又：「窮人孩子可雜嘴，替我滾出去尋你的吃處吧！」生富只好含着淚向地主請罪，地主給訓了一頓，說看在本家的情面上才饒過這一回。

（三）病了沒人管

十八歲那年，他又被金換饋地主僱爲長工，因爲年紀大了，力也壯了些，所以工作很得力。地主常常誇獎他說：「生富子可威嘞，是個好後生，受苦是第一把手。」可是當他病時，地主卻從沒過問一聲。全靠鄰居因爲看不過給照顧了，借了些米給他煮稀粥。

病剛好，他就爬起來找工做了，地主怕傳染，不叫他進屋，隔了窗子給他說：「你要做工行！可是扒水吃飯別進屋裏來。」爲了活命他答應了。以後每次吃飯，都是離七轉八的一碗，擱在門口，冷不冷，夠不夠誰也不管他。他也就忍氣忍聲地吃了。

（四）老婆不怕受苦，願跟上熬。

三十二歲的生富，在地主的剝削下，熬不出頭，因爲負債，家裏窮得上頓吃了愁下頓。母親和婆姨都是沒衣穿，摘着爛布片片遮身。一年正月初六，外父家裏請人過會，要他倆口子都去。他就從鄰居那裏給婆姨借了兩件穿的相跟去了。

一到外父家，女人們見他倆悽慘相都走遠了，瞧不起地氣輪着。外父外母對他倆也很冷淡。當天夜晚，女人們還勸他婆姨改嫁，另找男人。他婆姨知道了心裏很難受。回家後躺在炕上[illegible]，老婆從鄰居家借了一碗米給熬了稀粥，將稠的端了給他，自己喝上稀的，還親切地推他起來，他以試探的口氣問她：「這樣悽惨的日子，你可受得下？」她很堅決地回答：「放心吧！幾年都跟上你受慣了，這兒怎又受不住了！慢慢的總有一天熬得出頭的，咱死了也跟着你的。」他滿心喜歡，心想：到底還是自己的婆姨親，增加了生活的勇氣。

（五）得了土地　翻了身

在新政權的幫助下，他分得了土地，從此熬跟欲斷，他翻了身。二月底陽地剛消凍，他就借了鐵頭在地裏翻土，半夜就起來拾糞，因爲沒牛，他和鄰居們變工，用人拉犁，耕了十五垧地，秋收時，他收獲了五石多糧，十口袋山藥。村裏的人因爲他勤儉操作給選了勞動英雄大會。同時婆姨又生了娃娃，氣樂得他逢人就說：「人財兩旺！」

去年春天，羣衆運動中又給他調劑了二十二垧地，老婆也學會紡線和織布，於是他將餘糧買下了全部農具，在夫婦倆勤勞的耕織下，家裏生活好起來了，三兄弟和七十多歲的叔叔也被請來吃飯了。婆姨笑着對他們說：「活了這末大才第一次穿新衣。有了共產黨，咱窮人可算停翻啦，吃的喝的啥也不愁！」

金生富也常對人說：「我翻了身，全是大家的幫助不能忘恩，我應該幫別的勞苦人翻身！」因此他將自己開出的荒地送了給抗屬和貧苦農民。

因爲常幫助羣衆，替羣衆解決問題，所以羣衆都很愛戴他，現在他已是王硯莊的村長了。

讀美軍暴行後

五指

亞蘇

月彎彎，樹梆梆，一車夫，身坐樹下哭嗚嗚，鮮血淋漓五指無
，生爲中華男，不如洋人豬，怕牠大路往來跑，夜冷三更飢腸轆
；滿想掙得半升米，回家哺兒繼餵養老母。那個不是父母生，美
軍心狠如狼虎，他坐車，我拉車，汗流力竭，大路繞到小巷走
；掙錢那裏道辛苦，因我不懂他的話，手起刀落五指無，五指無
，抓一把沙土掩傷口，血滴腳下土。從今後，小騎不能再拉車，
有誰管幼兒弱妻與老母了日寇在時香蕉皮，日寇走後：身爲奴，
不怨天，不怨地，祇恨蔣介石引來他的新爸爸，欺負中國人，不
如牛馬。

（註：上海美兵因車夫不懂話，揮刀砍去五指。）

流浪兒

流浪兒，苦流浪，父戰死，母被殺，八年抗戰喪了家，三歲流
浪到如今，掙沾街邊腳跡裸。朝無食，晚宿街，行行繞繞過大街
，突然撞着美國兵，眼藍鼻高手掌大，一把提孩投入海，滾滾浪
滔沒人頂，昏天暗地海濤兒，但聞美兵嘻笑聲。「孩勿驚，孩勿
慌，爲救孩子拚我命。」一掙上脚夫躍下水，奮憤力竭而沉爭。可
恨美兵獸狼性，眼望波濤笑狰狞，一條兩條人命，滾滾浪濤飄
僵尸，血染海沽萬里紅。

（註：天津美軍曾將街頭流浪之十一歲女孩投入河中，岸上腳夫躍下營救，亦同遭美兵槍殺。）

「給自家報仇！」

——被解放了的閻軍士兵誓言——

梁克孝

在中陽戰役中被解放的閻軍，在離石×村休息了幾個月。他們的生活，不僅有上級關懷，老同志的照顧；且有羣衆的優待。因此，被解放的士兵們都感激涕零，對閻錫山的陵慾，發出無限痛恨的控訴。

在某一次座談會上，張鵬志說：「我是閻頭區的一個閭長，因爲不肯欺壓老百姓，受到閻錫山的狗官們的白眼，後來撤了我的職。還拿『僞裝份子』的罪名把我押在監獄裏，受了『坐板凳』、『跺桁子』許多刑罰，逼我承認是給八路軍送信的。」說到那裏，他兩眼熱淚快要流出，接着又說：「我屈打成招了，把我發日鎖在牢洞裏，門上貼上字條：『內有要犯一人，任何人不准接見。』當時我滿心氣憤，但又無法。一天的黑夜裏，趁士兵打盹，我就撬開窗子偷逃了，將全家搬到石樓，不幸，又叫頑固把咱全家逮捕了，關了一個時期，把我派到守備隊，老婆派到民生工廠，兒子當了號兵。因爲我老婆長得不醜，又能幹，廠裏的經理就想霸佔她，我老婆不願，就罰修廁所。這一氣，我老婆就抱病死了。」他緊緊地握着拳頭，咬着牙齒，大聲叫：「這個恥辱，這個仇恨，我一定要報，不打掉閻錫山，決不回家！」

郭子丹也吼叫起來：「我父親也是叫閻錫山用『賺子』的名義坐牢的，化了好些白洋，剛一放出，又扣住了，最後暗殺了他。如今我已跟上八路軍，一定要徹底打垮閻錫山，給父親報仇！」

白廷銀接着說：「因爲化不起白洋，咱窮人就得給頑固當兵，家裏人來看一次，吃一頓飯，就得給換特務長的錢，說是慰下了很。……咱到了這兒，家裏人來看時，招待的好好的，祇怕照顧不好，首長們還給找歸宿，只有八路軍才眞正爲人設想，咱一定跟着八路軍幹到底。」

在他們剛被解放時，因爲不明瞭我軍對解放戰士的政策，都改了假名，虛報了年齡，他們經過幾個月的生活，都自動地要求改正，要求重上前綫。並提出以打仗英勇，多捉俘虜來贖罪。他們共同的誓言是：「徹底消滅反動派，給自家報仇！」

怎不叫人怒　怎不叫人恨

（街頭詩之三）

紅毛强盜美國兵，
橫行霸道賽過日本，
姦淫擄掠太可恨，
無端無故打殺人；
一年三個月
京、滬、平、津、青，
發生慘案三千八百件，
打死咱同胞三千三百人，
怎不叫人怒！
怎不叫人恨！
嚷，不給老子趕快滾出境，
管叫你這美國流氓夾住尾巴逃不贏。

（林朋）

借鐵鍬

背紀

（懷仁小記）

進了懷仁的第二天早晨，房東的鐵鍬都被班裏的人借走了，我跑到一家較遠的地方去借，用手將老鄉門子推開，一個老漢還睡着，地下站一老婆，門拐角正好放有一把鍬，我就說：「老太太！把你的鐵鍬借我用一下，拆完城我就送來。」老太太沒聽清楚，慌張的問：「你要什麼了」我指着鍬說：「把你的鐵鍬借我用用」。老太太一聽是借鍬就說：「不行！不行！頑固軍修城，把我家兩把鍬都拿的不見了，你到別處借去吧！」這時老頭被驚醒了，他看見是我，就問：「你要什麼了」我告他說我是[illegible]部的，借用一下鍬。」老頭一面告我拿去吧！一面對老太太說：「八路軍，用了什麼也丟不了，你怕什麼！」我用完鍬後，就趕緊去還鍬，當我拿着鍬進了老太太的家中時，老太太高興的又說又笑「快上炕坐，看咱八路軍眞好！」我也就向她解釋：「咱八路軍不是那蔣介石灰隊伍，借什麼也丟不了，用壞了，一定要賠償，把城牆拆倒，頑固軍就站不住啦。」老頭也就像祭練子齊似的：「是呀！蔣介石王八蛋，閻錫山灰坯蛋，簡作儍瓜屁淡……」又說：「城牆拆倒掉，頑固站不穩！」我告別了老兩口就起程了。